朱太復文集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七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尺牘

寄臧用甫

壯衒幾爲路窘鄙儁在蓬累中誰肯捐金相收昔蘇季貸錢無應蔡生道遇奪釜世人醜窮大都佘足下眞翩翩佳公子也借此鞭策淂前驅自效毋念故人尚屈首山中奈何計足下雄才當自致青雲季歲久滄儻亦楮小懷大之說耶顧足下屏一切生事世故

置無問如廣川發憤故事三年必取世資未其數矣

寄語溪侯朱司大

老父東方僻儁天性疎直不事事業中遭不造頹靡鞅掌失志遂以酒為娛至今成習心無他腸無為名教士所仇少小名弟子淪沉至今戈馱得一種精力不瞻趨走不暇望三續萬一遊貴竊酒鐵歲月牽門下在也語曰休之大樹可以得廕門下得無意乎

答陳伯符

晨會季觿致足下約季觿先有他約命告異日今得

書當馳李穉許矣足下後命責我以引讓乃足下補
送腹辭不謂見諛人者忿然作色耶意我杓之人也

復虞長孺

足下薦嗜古降為新聲如令李延年唱吳歌故非其
長僕所黜竄糸是東土人說金銀界終恍儻非真相
業巳受言敢舉覽明光錦裁為𧙗𧞔襪褌益涴足下名
奈何

與茅薦卿

春官大相苦辰入未出祝融復助虐蒸蒸困人午食

後便以半日了付枕簟被一衣如纍數重甲馬行道上土赤畏如羊腸吳儈生長林木干坐此真欲發狂叫每憂餘不笠澤慨然便強華胥足下乃為何客遺海錯特問別狀

又

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亦將使造物者呼為不祥人耶男兒顧自力彫龍之業何補抑不為大庖不亨而食乎顛共足下別圖不朽一美官渠為兒榮

與陳伯苻

久稽足下籍不淂當報足下令其空歸此中陳人有知亦當哄人自今師吏與此輩告絶紛無如我何

復胡英山

山中饒生葛采績者婦子手苦五斗吏料月折淂幾匹持與人不知園中𦬊可果腹否此中蕈凉吏淂一床裁葛作袿著卧軒下便是片時上人足消此泥塗苦也足下同此興

與臧晉𠧧

仲宣樓習家池石頭城牛首山曩時漢晉人風流偃

僊與景物俱在足下伏才故多勝情又兩處清妙之秩寄遺賞之區徵酣藻句慨弔千古姑無問宦況此已才人希遇玄暉宣城不足佳此若使道作吏狀瓅下咽咽醌甚寧止如戴晉人一吷乎入舒今半歲憶去冬阻風三江口舟與周山人速艤投詩往來中有寄足下句今忽忽竟忘致一問平生狂情玄想強半銷亡此一徵耶晉州無恙良時芳問茂德自愛僕有書癖辟雍圖書之府木板俱在藏有奇籍一一使聞幷示紙工直當齋金從門下乞刷數百十册佘

寄湯敬先

方今吏事與漢異上下掣肘便宜不自取龔鮑之化不可冀獨自持廉平省財减罪與民安息此素心所期今坐此九月法平訟簡胠篋不起百姓晝作夜卧不苦追呼雖無異等猶庶幾在此然孔道輔地客車交至司道盤錯以此兩者應荅往來日不給身止二目二手尒關防檢點以杜内外半牘一字必親之足下謂當此勞何如耶

寄海上陸伯生

外吏周章奔走欲無努狗文事淂乎偶執卷內熱急才人如五城中傀官無靈氣者不可遇直指方按部旦夜苦奔命非憶名流故歎何淂閒捉筆九月投衣寄奉一帋恐鷄結有所未更

復臧用甫

今在輔地通逆逢迎覊應不勝及見事狂心少醞藉往往遺左書右投僕今幾如病狂削飢黧面目垂頭困頓當關一呼強起東帶貿貿如走脈行尸山中人安如此乎日淂寄書相規與諫鑄刑同旨黃偽父非

任刑者處大族猾亂後勢不得亂法相狗揔之尼父品為遺愛得矣僕未敢妄比事或今古相類也吏空署無將近閱書得竊幾十年為周王師人休不休之說於足下有當乎敢馳獻

復周元孚

蘆中人但解吳歈安可比雅歌足下徽奏無所自匿夫吏以石程書博五斗奉親恐不給酣歌睥睨為厲嶔𡶴耳足下好我且即去泥水洋洋復當為誰奏曲

與同年蔡子亟進士

僕羇専城足下則能來舒故無靈賞也西指春秋南望鹿起公瑾亞夫故城龍眠遺廬荒迹可吊其下周盤泉水激淺石出中可放艇千年未有勝遊寂落村閒循與足下十日窮歷上下投流以杯酒勒山以謌詩舒郎荒夫使為兩人重哉

上馬司理府君

俗吏久謝文事幸陪秋夜山遊陵高遠矚忽興作賦之思臺下又以高唱索和便無所隱狂義不可以從吏作態態大人前抑胡床月下吹帽風前二公雅興

臺下不謝當能相容

遺張君綸君俞兄弟

吏所苦不苦吏事獨諸應募趍走奔命不給不強習嬾每為佻巧無町畦所形即欲一意任事左書不自由丈夫仕行志耳約躬思媚婦女子態安得戴冠放之春秋未莫筮仕也姑為氏首沉其間數年後果畸人難容有曳尾塗中耳安取鍾鳴鼎食愉快哉每想公家兄弟次公柔嘉曲謹有稽生之嬾長公雄儻自喜抱元禮之憤兩病政不佞所遺婣詬壯行近矣嘏

相聞今時尤趨勢嗚呼可慨可慨

寄吴閣夫徐養浩

數有書致蔡公都在傍冗八月陸聘甫過江道足下動息安和慰遠懷聘甫客遊居一月舒荒落無所獻
諂并觀獨其士人犀慕南方學者爭進飲食流連長卿閒雅過卭令之遊或為同美足下無意過之乎

送周元孚

蜀山常在楚客且歸後即欲田車著屐恐黄岡赤壁
間煙迷不可望祗增宋大夫登高之悲耳千載勝遊

佳集遘遇良希金谷蘭亭遂為哆談然其詮篇非在
眇致昨遊景色俱荒獨吾等意度自謂超前不可無
咏志之瑕獻歌一首馬府君亦有作相遺併欲得大
風為增山色

上司理馬府君

千古同遊勝集魏有中郎将之讌晉有蘭亭之禊宋
有戲馬臺之登以至少陵諸公慈恩塔賦詩皆才人
希聲後来絕唱臺下有意侈盛蜀山標淮西之勝将
與大山埒乃命刻石紀遊偎收鄙詞明月在前蛇珠

無色欲以滛哇賡雅奏鼠跡附龍游後識者將謂臺下取材濫乎重命不可方拜手書上自覺小巫茅靡耳

復沈徹盛

不佞先令淮南此士抗槩積習未可遽頑化然塌弦振恥謹身率先自許面目不愧故人今復見足下初治一旦冠倫吾道有助齋以自欣往傳未悉比奔命壽春閒視淮漕壽春黄使君道亳墟十數年積汙足下一拂無遺比言津津僕聽自失黄使君如杓人則

言從吏矣使君負名動江淮間此豈無同聲之實而為津津哉願足下茂行保休光當使方內謂吳有人

寄陳比部

為吏久益苦在舒一年心誼未孚於衆而爰書煩興傷倫薄惡俗不見移而父子夫婦宗戚往往相逮結訟重懲示之遠民少應者即樸野其故風豈循吏當之而無顧化哉惟是上借年豐下席成法錢穀之課不勞呼擾數月報完試問五六年前寧有此哉陷陣者難為功後駕者易為力是則天幸感無為喻

復臧晉叔博士

已謝青樓歌舞習井臼織紝婦事蓬鬢里妝頭面自醜烏得復與名倡清謳論巧劣哉足下奬借過矣過矣来詩孤高掩顔謝而上之矣際極冗毋病於室身羈於外旦暮聽按使者檄令不得脫身侍湯藥形非吾有受之父毋其受者不得主而聽於一官悖於聶生未許人之誼矣言及心憯恵書敬謝

荅劉東安

僕不見太丘德政元方輩晏見時時能談説治狀自

非鄰令行事安取萬里如一愧之愧之令子孫羣龍

奕奕歲餘與僕為文事交衆中稱結禄寶品華音高

唱出之驚人移宮換羽亦自負微長中間情態當渭

進愸門下文章故小技應制言尤近楮葉三年削之

終入無用往時窮簷毎就一草輒擲筆歎而起於士

文家尚猶稱未乎况其進於文者何當門下津津諛

之不敢違遠好諓馳奉十部終非紙貴物也

復黄紹夫

入壽春見叔度之器次公之攺以知名不虚立士不

虛附八公嶔崟山色至今入夢忽遽設廝視昔賢班
荆已過來書復及疏節意氣之期索之方外禮豈為
吾輩設也

與陳敬甫

都門揚鞭走馬象服廷拜世所榮希足下不喜足下
豈以還侍庭闈作卧樂又易斗粟出乎既以奉尊者
耆不能謝乃蒼髮頹顏飲食強起一旦倒玉山於賓
筵稠坐中此人情所不能虞豈非天乎往往壯遊急
名士大夫棄離耄親走四方干澤托口不遑以至大

悔令足下以懷親歸數月侍矣曾不此時送考終乖
手足而告行一日即以遘禍此孝子所不得為而篤
行士所於邑也伯繩過語故相對一號寄此同恤

謝李克蒼

侯公自高士標守孤清蕭然癯鶴在林之態與之言
方外輒軒軒神擧進乎道矣俗吏在苦海中澤維之
想每遇必動玄情

與臧晉㭑

舒距白下也四百里白下距常熟又七百里常熟吏

事𦑊立鑾起以舒比之附庸耳在舒不能時奏記徵唫傅足下刻羽和聲在虞又安常常得問乎風騷之事埽迹矣木彊懶散不便於舒於虞當如何官起不起無問有司命者惜丈夫文心豪舉便當埋首數李銷盡耳骯髒難為言難為言劍泉李先生負氣倜儻喜自為文辭其人有古風令晉傅士與足下同官臯坐計何時僕有戚一通致李先生如未至為存轉之

答黃紹夫

淮河讌語一夕相結如故尼父歌邂逅豈虛哉歸舒

每念君侯嘗憮肥六之陽況以淮去吳南北間大江淂君侯書愾焉自失矣三吳俗難馴於天下郡邑冣今有尫夫提負數鈞走乎莊數舍喘喋頻息又輓重駈於大行與李父爭便可淂乎大懼大懼寶劍贈行媿不副佩刀望顧以送吳吏亦有寬髀斧斤之意乎北首伏拜謝微言之入

上馬司理

老母疾遂大頓氣息奄微湯藥入口輒吐不受醫者袖手莫誰何長春居常不敢即滃今為吏一季未有

覺一命纖一大獄出辟戍十人矣不能為毋氏延須臾活乎相對痛心無可訴降禍不爽必有惡德苦不自知耳

答黄壽州

哀人從前罪過無論即於舒不知作何毒旣不終食此土又禍上毋氏毋年甫過半百齒髮未變所以千里辭家赴官侍及親歡久也乃迎車而來扶襯而歸何面復覩家大人子心即有鐵肝當於此碎矣去冬以淮之役車午嵗而毋〻病還巳劇矣是時張燈夜

諭對談乃𠯑母拘拘號呼日也今見門下弔使益令念之酸痛

與李克蒼

陳國米自吳沿江流千里舟載而至為士穀之不使其母發也誰謂不食䅩六十日遺朽匱中炊成淚下不能下咽記郡廨曾言瀕行致賸于廩人捆而送之以成信而哀人之念在焉

與林謹任

仁兄坐鳴琴之堂操朱絲之絃一作白雪蕭之再作

陽春拂之竟中朝則更慮莫則薰心以阽危之去加袵席之措豈徽新令之懷將灑然遺舊惡矣感不獨舒且與及也

與蔡士會

舒簟名佳小者易市大者獨官造絕無貿者故為足珍此去夏工織彼時未計歸乃不多留今止奉其一副以小者亦堪作北窗企脚獨卧耳別来疾數日首不梳日向竹簟作三四覺大眠頗渴其清涼因思與足下同之近日體中便大佳肺疾除耶長卿茂陵之

病甚於工賦多思足下文豈似之

與沈仲禎

三閱雄文名言叢起妙詣參上吾衰我矣然飾女而嫁適人以爲艷内人猶然慊也飾非不美所覩之愛無已夫談文者理氣神三舉之足下於理堅而不詭然如登高者跛二分足便未免眴然如將士攻壘致師及開壁入中權奪旗猶有怯也於氣完而不憍往往如羽士久棲谷欲離世而未仙飛且有避縮自況之態於神王矣微矣而中稍稍如蒸芝不奈於霜或

如新婦㨾臼主饌不免漩赤此皆過計且視足下運機方蠢動功在靜攝之如木雞之德便使異雞反走矣

與蔡三

餘不水上白馬青衿飄飄丱角惟佳公子玉樹瑛榮金芝早秀儁稱藍田洵多美産少君鋒頴莫當脫囊易耳異日吾當棄去與阿戎言公當謂何

與俞義烏

僕居鄉不佳又厭苦市井明歲將携瓢著屐草服微

行度浙水盡海若大觀由秦望東錢轉鴈蕩而下折入天台則自東陽放舟偱嚴陵歸不知足下所治雞鳴諸山當何者為勝駱賔王故宅猶有人否須足下稍舖張其槩僕乗遵涂之便變形匿名肆遊泉石間既畢乃出境上約足下臨江一夕之語資糧扉屨馬𨽻之費并不相煩此實奇事朕會先為足下道其私俟見時一咲

與臧用甫

鯆鱮入鈎則任公子大魚不為佳故物有以棄而貴

如猩唇麟腊不陳野醆豈為不美哉然足下壯矣曰月之逝列士所惜華門主賓有奇何試所謂下辭三訟不如周鼠淂寶湯湯長夜之悲信哉甚為塞氣女患不美又患遲歸良農作苦必有豐季此言留意往年借馬遊張公洞約未了今足下新失意僕亦在間歲暮君家新酒紅熟西來索一甕令健兒挑之至彼大醉十日不負宜城之興乃大佳事足下無忘

荅友

鸛鳥累百不如一鶚目前何蹲踏者多諤諤者少也

若薄僕為愎乎僕亦薄若為吏昨得亟言如天麻在勁風中欲以識直奉一䗪紬為報素絲如雪經緯挺然遒幅不渝意可觀也

與張君俞

尊公除報真耶在漢趣尉丞者往往至卿相著勳名階何足論士顧於今為謏矣偉偉大儒僵佪至與妃妃作轅駒狀使海内壯士無復意氣

與周子完

大熱極想閣中企脚高臥是何等興致故奉舒簞助

涼莫以吏物爲多長

與鄭允升

砌蔭松架高餘二丈此堂遂徂暑坐之不下蘇州太守負冰又何用五侯借漢宮爲涼乎足下有意過便向南隣呼王大到許盡一日飲耳

與沈仲禎

嫂氏餔糜禦窮未爾志而中殂邑人共惻況與居長者何能和莊生歌乎大知足下悲痛然足下老親在壯年未有豎立順變之理達於上下丈夫制情在義

安仁悼亡定可無味

與弟太沖

適言朱五偶値釜乾吾欲少致米垊斗升水耳不可徑聞長公恐以潸髮責我弟轉言之要以授餐今古如此耳

慰沈仲禎

忽聞玉樹彫委為足下當食再吐況在庭下何可勝情顧足下聞應侯餘子之談乎雖窕言不衷足豁人襟昔商瞿適四十始有五子早莫不足論良田生禾

固無爽理足下脩德養神俟之耕良耜野合徵在而生尼父老矣豈以耜爲未賢乎一尼父乃勝多男天道至後始定也

與董儀部伯念

昨足下入吳門信至遂不候荅尋亦若碌碌因乃不得東相思命駕把臂入林此輩何等傀物也禮官妙品足下以少年處名又聞天下今入分筆侍金馬閶當有蔑揮相如騷雅遺業爲一代風流壯氣可羨可羨僕當年巳三十五又二歲始可補吏處河陽懷縣

之類行巳晚矣又計較為郎便當差馮君白首無幾耳他時足下見我老態含沓而趍當如何處之一咲

與王時立

昨夜八咏成興發如御風因又成小業近體并奉所教梲韻元有両讀佳仄中都具更唐人無足拘者假如漢律鄉可决周獄乎一丘有致諸咏既成何必蘭亭勝地後名足下昨謂輞川减勝大要畧可方駈當必有序為引自非逸少曠才傾慕其興調別為足下題數言并書一卷千季勝寄恐不可無續

與樂子晉

傑雅慕鄭莊高風勢顧未可必皇皇求結有之昨歲黃山人詩得見足下風氣遠令心許在名品又山人道足下風雅逸才捷於步術今將延足下促膝數日足下恵然須自把侯生之車

與宛平令徐

翩翩長安令月見

天子所部貴俗豪右易以試才開心而勞能又

天子所旦暮聞計足下又不暖席陪卿列矣落拓小

吏三歲下席望足下此行真如登仙

與馮開之

往歲藏公所托止觀序向知藏公北遊遂不奉見子晉復道相索因便呈去僕不解禪如隔壁語耳不堪觀大匠當賜一削便如百重障

寄林舒城

月初俏報後吴中注雨十日萬山洪水瀉下北固以南浙水以西數十郡邑都為魚宅屋淺瀨皆在波下百萬號呼葵蕪之釜更可知五斗既虛十畝無望壯

士不甘西江之乞可歎去歲龍舒蛟變盖是前令遺毒仁君呴育二季矣今歲與與無煩祝令苦耶孫劉至弟方病卧不賸娶婦憂力數字寄問

致張侍御

方今轉圜在上而下不副德意盈廷之議呶呶咨睢許直與毛舉相傾是非居半草土之子私念爲　國乃重望門下

主上英肅獨斷相臣調和包荒此前代所無當此無有奉公仰稱安貴臣哉天下大政事多未舉日夜但

聞摶擊指嗾黨禍之慘豈容於今且用人取鄙聽言
察心上有一權下無搖議指意易覘煩言滋起賞罰
屢遷衆志多倖此道恐未有為
上言者弟子苦伏在難即不然亦不當言私告吾師
幸為圖之深媿狂率

寄尤師別駕

潜師還知臺下政事大都米鹽俱手裁此故精力能
之不下次公然大苦矣聞頭髮盡白面肉不華巫馬
期戴星勞未至此遠托五千里異方醫藥難使臺下

可無自愛為政如牧羊執數尺篠隨後而鞭之耳如一一牽角而輓行一人力不勝十羊況九百來思者已垂手矣木彫斃而尋之斧非養內家所務也遂願留聽

寄吳閭夫

稚圭說詩後千年見解頤之吳晩起亦頗相等挹布者不日而貿懷珠者累年浔賈故終童棄繻不足高公孫弘之強儆也漢士多白首起家碩監業自效益奮壯如二三十時故公孫開閣臣公抗疏然以高學

少引義之氣今見足下意抗自喜時事多可慮遙計足下功名宜薄兩公取保相鄉耳千里馳賀惟此爲獻

荅李元潤先生

先君交門下晚而弥厚流離患難飢餓総総𠯆門下所目𢡟曽去苦幾何以斑白之頭長逝弐童而負文士虚名三十五年領一文學卑秩且不終食其禄更義方之報尺寸無效爲子如舂無加田舍郎釜粟已虚稚牛何益歲來每對親故吊唁不勝動情况父執

通家談舊勤勤乎强疾誦諗不能竟讀至再不禁泫然泣謝泣謝

徐大復文集卷之四十終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尺牘

荅茅薦卿

二人接卷。痛非生人所有。重爲故人累。千里吊使觸暑至。既感且悲。昔數兄弟旅進。獨僕父母春秋既未高。生受塞冤。名不及數季奉斗升尺一。奄忽棄去。無貲生子而仕宦者。讀足下燕市酣飲語。撫追今昔。不禁琅琅。足下平日視僕。寧肯以意氣功名。謝古烈士。

一旦使壯歲瞻依盡先卷萬里雄心兀然坐草支離消白日如癡兒子豈堪受弟足下美政盛甚久壓晉魯百縣大夫頗持美大難爲林之木衆鳥所望也力疾未盡欲言

答陳立甫

來書褒讃非當弟苦唫將十年此意寂寥人各有好當年易盡千古難期杜陵云身與名俱滅何我近來鄰人士大半衆犬吠聲不復上視遠師又以附鳳於上能易借名自標此皆不顧其後士寧作中朝衛吏安

朔為慮寂深悵惘。近暮卒卒未得肆覲，望有兩先生至
茂才鄭寄庵，風流翩翩，足稱絕俗，門下欲見之乎。

又

自古人以地重，地以人重。徐高士一過，王右軍山歟
皆留吳山，千載借名。今以足下清門風流，臨忠峴首，
何殊羨遜二公乎。名談雅唱，動斯文之感，結異蘭之
儂，更恐當楮來前，以此決作一浩歌，寫名士高履思
蹙聲掬，自以非謝朓雖人，勿空負足下搔首問天耳。
如何。鄭允并為物有作，未送至閩，其有俗務當自往

便之并求佳扁總付工人葉一小艇亦或山陰未盡
遺猷也

與鄭允升

行部使君陳立甫風流豪朗我輩之儁也甚慷絕俗
追古之處昨訓僕詩已望唐人之堂往復談文今上
有敢當今求友難得無使對面失之比蕉足下顛無
踏鑿坏往一見否

又

陳使君之清雅與昨遣人將長句來意殊闊翩[illegible]人

又荷札書要僕作集峴山一序，併書諸作，為一卷，使
君先七言近體一篇。昨復陸行。即吾輩所識前四詩。
有識同心，亦見此公銳意如此精進。然上難量。此作
吾兩人還當補遺。足下歌集，亦欲再加鑪錘，將遺不
朽，恐未可輕易作。應須改竄。百年同調相結幾人。既
以身任為友。足下安可自恕。僕亦安敢不盡言。司馬
遷萬世良史，右非東方生能睡鹿然史記成，以示刪
定。當時寧無一二補救。古人取善相成。遂擅名來世
僕私好與厚。足下無怪。

荅朱大

劉尹覓張孝廉為千古延士美談僕恨不身此盛事乃推獎與人已忍過哭豪舉文何勞足下絮絮耶龍媒騄耳見者自憐神駿無須伯樂始顧況英雄相對[illegible]在吾言亦贅矣

與丁林韋

來諭張孝廉君謨不惜鬻學如尊一羈貧士起家至今四壁蕭然此復見其德鄰矣為難有請交四方名士俠氣敢將顧門下殊有借名之心尊公曾丘一

資自有拒合。何庸僕贅口。所保者以君請不。不為書
丘招權耶。如以令容之重。命一館假之內。得餘貲備
俯仰之給。外安志脩業。以廉門下雅文脩員。則竊料
奔落枯藁之間。未為過。蓋得士也。與拔後進。無憎齒
類。自是古人高風。足下倘以見執優之乎。

復潘碩甫

古人重義交。況在中外之戚乎。家居三歲杜門。但操
微尚足下之惠。以為前日緩頰。則豈仲連所謂商賈
耶。自反或有遺行。僕愧死矣

與温金吾

逆旅四年。遙計足下官程滿歲。次還矣。仰視皇天。俛
循壯髮。白日速而朱顏斜。此何等悲也。僕從來特起
寡親友。自公之出門。髙塞道。無復素封巨族娛閒。公
于車馬往還。貽二三補布談客酒徒朝夕耳。窮廬撫
事。時興懷故。所藉篇簡玄對。銷日豈可得致一往妄
㷀

答馮太史開之

奉門下閉關之諭。大勘鄙心。雖以無置世相不累擲

悠然向習門下。非縛束之禪也。猶無意於世乎。吁哉
陶以養其君道故委蛇古人有為之。在今門下又無
用韜晦。西方羅漢皆飲大稱公默漸之門下留心信
抱不遠。要看為淵藏而飛。要得獨高期九仞。使一
切付之於苟飄獨翁耶。

與李十伯文

足下爰與謀旋定。多佳興。僕無向于長之累。獨坐哉
聊弄機無比。株碌手里外空有傲山川之趣。託其
規世之與期今對景而實負觀懷業可數。日月斯歲光

君恕當除[illegible]塵[illegible]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曾今乾坤一孤人

也深念窮絶心膽是[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答如此人

何能作[illegible]計耶

答友

請執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無[illegible]者故未常忘濡也莫

助方綱[illegible]其[illegible]可[illegible]等不[illegible]晚爲能激昂[illegible]之

矣群存何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也俗人[illegible]先無怕頑[illegible][illegible]

何

復陳立甫

丁亥年八月廿八入武林擬渡江從主人鏡湖雲門間
望海亭主人方莊鎮隴獨自躋南屏龍井觀畫區一
餘印頗饒吟興叠中單發君泉雲峯漫當貫一小築
縣城偏稍稍畫備掛送息源腳氣嗜遊暮病兩自作
累如何壯集六帖并春究物遊禁闕又覺自有異同
焉明得所旦暮不妨他日尊酒高之命作圖詩珠媿
冑焉從容蓬首脫巾卧想朝隱興興至始堪為足下
一吟寫耳孫太常記甚佳東方生高情柳州雄才對
此都當袖手如何謎意無賴天池茶天目笋桃枝簟

方盛夏奉足下清飲高卧竹城之趣。亦有幽處流隱更名調耶。小詩書扇杳剡溪之間。秋潮至使亂江一小舟南泊或可訪我。

復壓外翁

去歲逢閣前弄璋喜何可言丟老雙珠藐殷字休衛客况日欣如仙然亦三十七矣此兆嘗無為恨耳蘇冀還備知官中去守情事任責遠合如吾輩則無牢落下秋之歎唐人有薦士於丞尉者以其材而重之今吏亦聞門下安之閣部選捐踏甚美或東漢之賢不盡

得長功曾專取惠政究自見也便可勝揉矣三公也春
間生飆後意氣銷慨無復狂豪覺安排消息理年來
差驗係為歲首勉襄二先人原事於故障城山還乃
為葬為經始卑若奈朱氏頹壁舊樣皆百年外物無
可修葺四壁倒地扶傾補壞不給舉責二百餘金至
今未斷絕此苦適病暍遂有十餘日大頓故遣餘書
遲一日也新歲向業夏初患脇痛亦亂旬日愈以與
報勤定也

答沈仲禎

大旱疏苦伏枕呻吟呼號竟日塞耳不可聽毒熱難為
人口坐待涼風稍蘇肺氣尚未能畢頭出也平生無家
之苦亦甚一樣為近市利耳然頗為居間者誤支循
捐報浮存餘貲不足供偶何言鼎成樂我即面在近
不阻也

水洗名客

水枝汲成洗灌大售椒物已洗濯其日惟是山川
鮮麗供嘉客舉而遊之既望矣須月之中與

拈王寸

……趣足山川清朗當秋齋牖目矣
懲忘了……眺豁也
答派用補
也哉惟獨飽尚憂何況萬萬人力既竭天又
且整心之民殊有大憂壯士漠然坐視粱肉無價
公菁家計有限陳末皇料理起冰口河楊三渭安
重研入山當候秋水為大若之望足下須之
與張君俞
唐詩飽塞搜求之有餘所豈假僕以後之當於古歟

中爭豔無論方今人大易取易為豪末歸其下[illegible]

往往名流墮落坐此外道也

與周東忠

吳進兒 目[illegible]備雅為東忠寫畫皆[illegible]唐寺人[illegible]業

贈詩怨怨 道來錢塘欲遊江訪越使君酒[illegible]閑

不得[illegible]中[illegible]滿寺門無輒來[illegible]果[illegible]得了君家高宗

醫僧[illegible]惡[illegible]歇便登臨幽寄[illegible]頭不知可當丹青

引孟[illegible]子 [illegible] 鄉[illegible]明[illegible]印[illegible]小[illegible]文人

[illegible]也[illegible]中[illegible]說[illegible]来[illegible]

鶴齋書者頗多。數識不雅，本非西子。草堂院裾人

閉門如師

謝越使君

已出富春下，席浙江驛，望稽山，想右軍思勝集，令人

卷起欲狂。越名地也。遊興未晟，尚得重來，他日蘭亭

主人安在，便如浮萏，思知華耳

與張君綸

會聚甚不得數數。追憶十年前，令人眼穿，脩竹中檢

行卷見故，纍父跟，謹持還，訏長者故劍之思，應在便

可與仲共參此

答李賓中

足下俊材苦心富貴所自有然今人多俗眼與其削玉葉不如綴草之適也天生才士自有別顯區區制義何用十七帖非佳本摹甚欲書為論字法如此

與潘徵復

里中先達長春推服膺兩公公家司寇豪傑大槩許京兆清標自遠生平服事所恨不朝夕今見足下豁達高氣出於門風後來之品偶無上比如僕推顏粗

折岸氣要悲蚤頗見侍者道司冠公居平月晷長春於度外落之自好附於人亦無恨所謂季布一諾黃鵠一舉不負俗雅佳品也兩夜清談覺神明自旺今日風波中動尊卷以士取立鄉耳如前兩公可念殉與徵侯帶不

與友

介里之道三月聚談且適異千里資斧寸無安可無棗入國擔封君雖不與結緣一旦盤口都遠撥翰列士低首向知己受來問疵沫則可西江冷淡

冀隃刎頸亦可忍也

與李于鱗書

昨見關君疏代知吳下使將廢矣此行使君豈能鑒

渠何人也著渠何言所寬權與何足可報

天乎而流後世也丈夫當權須力求報稱得會塞責

賢者恥之向知翁玄磊磊出有度外事可得相闊呂

吏部青語溫纏敘其生平慈度深篤焉之好耶想與

君便不以妾人陵吾輩獨黃仲晦果欠留不當令風

雅難遏僕行計月末足至吳夜群譚千秋當有滌上

也解甚繫人思

與吳公子

山鶴來雷水別與命[illegible]曾吳關[illegible][illegible]何處父子高賢

稗擬誰在心同悲戀此徑到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楊柳改舞擬

携示鬼生[illegible][illegible]園詠將離曲入門[illegible][illegible]何勝悵然

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侍士

一病昔年未先不後改阻故人六年千里朝意天始

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臥三日早泊京口臨楊子望海門爽然

[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孑[illegible]舟且登樓上金山一暢何物俗人

然復作婚書非孟公安得使客不起尚書也耶何嘗
圖展。高贊紛未了了僕姑強了

與答縣公子

設重我刺縣主基故是下里易和柳何敏也。昔東方
教生取捷於漢武焉能持此勝揭揭無用苦工耶
横馬雖暇跌當其飄忽遇都則勝讚謝騑耽如是除
嚴者驕酒斧搦安得使食勝讀書者精墨芳懷華
放江湖間一笑一咲

梁于手步

然猶豈酌寧斯哉謂我過濟寧登太白樓遊所歐足
取家園也以為勝事儀我輩無喻此敢藉好亂託
字下昔嘗伯送老真國宜同官之好仁兄也不難外
館借以意同題

又

魯酒樹如僕飄觴微醺暮得坐凌濮郎豪為主人將
太白寒畫舞龍舊闕逢會使有以共為舊今僕詩國
何亂酒樓吳哭哉

敬縣俞子母

鶴鳴則眾鳥和，梟鳴則不聲。有善惡求應之理，故然。如僕雖好奇，然於大雅古人，奴虜行耳。足下繫患和章，夾高，即[illegible]然以見高人昔古之氣，知音無論也。諸什鄭[illegible]然遨自成，不為法拘。恭宗歡有奕句近意，并情界以大雅疏直信意，更覺冷吟自快，差於飽僕之幸也。

謝任五峯書

過易來，所見閣并[illegible]矣。手書[illegible]未[illegible]古稀，五累細矣。恨急馬蹄間，不須更注聽，當從上發，肆以奉札，歷聘

奚結幾為未寓人我暮辭發鄭州投酒壚家公執語役徒進杯甚勤性閑又知令君存客也一徹拙游先叨主人數十里郊館厨傳又孔邇晝夜四出勸注若此仰見大丘道廣抑無乃勞乎

送徐養浩

使車即行兔無一杯叙離如何本宜數條塞命而明之在身人開誠布公足下自甚謹身饒才益勉也近傳彼中荒後流殍戶口死十七故姓之情猶然變成小篇奉送刑官詳刑乃是福星

謝朱惜之

吳善宦者無大足下。而延結好施又無過吳者。即白决西江水。恐不供足下分潤。念之如割。聊致品。意尊茶恐謝。然吏無為勘故人取酒而叨分祿。食伯夷之粟。何能下咽。

與茅御史

僕讀章丘紀甚釀讀其文。夫文貴經世之用。適遇遊是汗漫留連之物。即佳無當實。昔舒啟大半斂彙合符見。固必深處。覔無一託。年還傳四。花於日耽吟山水

月露何為。甚愧王危無嘗也。

又

樂貴入長安無事金臺可歎不禁未年近老矣。尚不了俗作與舞浪將與劉毅呼盧無擔石等。乞水一城不應。愈感故人厚言。然浮舟之役。春秋來春柳之戲施為。暫報者不然雖岳頹不可再遇顛蹈蹈蓋魚之大。為求多利使。異有緊路孤父耳。雖然廉吏不可為。多逋大無賴。

辭楊忠拜

同門樊侍御許餘厨張黄門許借騎資我西山遊數日弟蓋四入都十五年矣此山去一舍耳未一着屐又何論尚平五嶽山靈或者託之於樸叟不敢負此招頫然乘馬已既忽承雅召不宜以高士後名山與人候矣敢告改期

寄陳公衡

入入國見諸新貴人遊邀顯騶讌接甚歡并華中來歡而復驟其大會哉吾兩人猶飄零趨走誰得無心不念耳想足下行已遊吳泰伯讓都清嘉之風可觀

豐丙牍恐戴星不給。縱勞閒府心化俗猶簡何
如石山石湖曾駐使君之駕乎。吾縣大陋，如編髮然
中朝。獨取僻陬多農。被寡會之遺。頗得寡務自然
絕無山水之觀也。以此俗含意要不條與民守起久
滯後上責望弄無成。下拱軋于前路。獨立少侶此一
實之秋。持名甚難。願與仁兄共勉風騷之業。為吏來
論也。都人道賢聲籍甚。將有褒王之選矣。賀

與呂伯繩

入山三日毒熱作虐。都無佳趣。草跡所錄正所耳。然

渾緻觀諸山盤踞形勢知　皇都之尊適百王為以此壯人懷昨晝兩適人山致湖氣清可觀意庶幾留聞官事遂銜濕馬首東耳乃明着綏難難類不同不相謝

與馬夔書

昨在燕湛海盤霆雲同鄰旅見君去乃知將至富於去剛去山信然

與縣諸生

不至小雅發玄論令我心渙而開犢會不可與朝夕

佩刺求賜者遊遊於人門竟成何甚近日諸熱

於齋沉沉不得休寧有寄士碌碌伏此不以足下解

幾有陰陽之患

與呂伯繩

豎容之人想念同好旦暮千秋曳村已遂過未久居

此中狼狽馬上無謂也

答二沈仲潤琳瓊

翩翩兩到吾里後來之俊僕雖衰矣忘革之契敢謝

文舉我清揚之詩無日忘之

答龔廸瀾

雲林高品超逸。往往於畫中見灑然。此幅雅淡尚甚可愛。眼見清興來忍舍去。容懸一二日。或得意泉石閒當有報

又

佳畫懸三日。每為背熱走歸。便如坐長松看雪。欲作長言寄興。忽忽不就。賸姑二十八字塞責。乃點神物乎。

別呂大

恨別故深兒女情不足言壯士相期何如耳雖江之水日之逝有損焉况諸渠水引以伐性之戒似不當以壯年自縱幸留納

與馬長平

別久官落拓故人豪爽如昔始知天下有義俠士豈緣通曉變塞哉然朱穆千將之説終有傾遏名不可多取善不可獨成兵法曰始如處女脫如脫兎此賢士處世亦然以蓋世絶流之才養其鋭而試之何事不濟今郎署戎天故養之乎奠云十年無短長之夫

空多言矣

與于子步

不爲山東吏當匹馬登太白樓與高人曠視酣暢豈昔賢酒徒大夫之興今何爲此青袍相羈也仙郎可爲我裝一長歌相別幾日驟人業大進寄詩翩翩洞我心未韋妾和合作稍落句弱耳小圃接吾廬水竹饒滄浪片扁俱窺于鄙之寡漸方何氏山林語况公想讀杜大有得令好古者與頗精進自然大雅非功

病中與任茂才

僕病無頭狀猬如瘠人何以處世與足下譚為樂
沃末聚落誰肯讀今古書本者海多鼠然聚族
何為過往見鳳觀好樂斯許尚顆亂十年萬世
數人悲沒聚奴會要惠者有發外興異官脂草
度十餘道尚明雀起與足下大幣草原之嶽而嚴貴
業河南鑾飯吏可日致之不使佳客聚權與

與茅薦卿

到官三月新料有廿銖退食未曾見大取寄務累甚
世積故世大夫苦勸遺責亦士大夫醜拓青華但留

外齋故物公家雖多耽今人亦羨如此連會是嘗也
一笑毋錢備久值病遲遣南傳其封識凡舊賀屬長
春四海有氣象者豈便為何堵較得足下雅知我十
年之無深過

致鄭教

久不奉尊翰綴念寄懷殊着恩何異慕頻貫之
兩而有今見尺牘佳書東寫山野惶懼萬國非某數今
蒸隨可我前今苦觀之知胡霸罷悟鶯異覺不覺對數
皆責安在浮簡也但見春鄉滿頭嫋月有餘哀嘆之歟

又平野絕山水之觀淸聲道懷坐此不減樵漁

答李耕玄

五言起虎關開闔作參差有勢今作似反蕩曾易之耶詩雖小小數語亦無可易火候少減煉金必不精耳𥹋新篇起有古久與中間敘致鳴咽漫似子美却不能甚尾如此大篇亂處須有關係不然亦須有一唱三歎語否則寬些不佳今篇索然矣𢚩要古詩有於李二曹在前日與盤桓眼中別見一境界如猊王怒兇鬭子劍天非復世間相泛高才自頓造無恍狂

夫居舌

跋 呂大

不謂此縣僻陋難居至此鹵為飲土為牀案、椀為飾晝夜但多海風怒號驚人一家皆學數跪縣雖無大冗獄其俗獷野不率其民憧愚心閑而好詐慧然頗好鬭為號即日法丞令吏無須更弁冕如故以此勞日篤精覺括拮叨察況之大是求為衣食到簡日益瘠五十日其體蒼顏如毛瘦中支離如痿如醉何以皆痛憂荒飢自謂可識此難於此四者與古人於時

消邪黎魅若哉。中朝臣水土不便自來改南外。雖至罪譴無復此例。或在當事者耳。

致傳汝遇

王官贈行者符三易而久遠。今措奉闕二佳郎巴到郡。自古郎吏苦饑欲死。北方寒甚。當曷以此錢買葉落酒數斛。作薑豉粥調之。羊酪白如玉漿。休沐日圍爐遊勝而歡飲。與樂不減在嵩山。寧復知向縣中作吏勞苦爲。 都城木炭爲大費。別送三千錢供煖酒。

茗藥之物

到官月餘得遺書問詩與此自廣文騎馬賒酒落拓態寧便忘故時作吏苦耶縣至陋在北海窮髮地不可居處昨秋病瘵兩月閉閣生枕耦拘得讖觀化想乃用老莊熏斛妝累理以調異俗相與無町畦覺與荒要之民稍稍妥便因得遂之漫假入於正所興華數萬漸見有條無擾此厥啟故東方生降星耶其風流里中歸述而撰得竊其清狂一韻遐於此知我者豈謂兄舍為而弟否哉

宋太復文集卷之八　終